

山西短篇小说 选

1979——1989

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山西短篇小说

选

一九七九—一九八九

● 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晋新登字2号

山西短篇小说选（上、下）

马烽 李束为 主编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7.375 字数：580千字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505—9

I·483 定价：14.20元

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

权文学

二十多户人家，散落在山坡的一抹。在县制的地图上才飞找见，芝麻颗粒似的，细碎细碎一点。标之曰：喜鹊崖。

小小的喜鹊崖，就嵌在这皱皱褶褶的千叠万壑中。

四围是馒头山。挂着条条田土。只是村北不远处的山峦，兀然拔地而起。黑乌乌的石头，陡峭、险峻。立着老林。一线清泉从上面扯下来，潺潺地从村前绕过。冬天，这里是一片颓败。只在草木泛出青绿时，才显出山青水碧……

毕竟太偏僻了。假若没有鸡鸣狗吠，没有清晨和暮间那腾升着的袅袅炊烟，很难相信这里居然生息着人家。

这里，通往外面世界的只有一条路，一条窄窄的黄土路。弯弯曲曲，顺着重重叠叠的馒头山，往南，绕过去、绕过去……七里以外才见人家。再走七十里，才到“繁华”的县城。

县城是不多进的。太遥远了。口袋里又没钱。城里人也不大来。除了一两个下乡干部偶尔来绕一遭，往来最多的就数那个推一辆绿色车子的年轻邮递员。隔三差五，传信送报。同时也带来外面的新信息。于是，喜鹊崖的女人窝里又添了新话题：“听说了吧，涤卡布又不时兴了……城里的人都穿窄窄裤了，屁股绷得像南瓜瓣似的，一楞一楞的呢，嘻！

妈的板子，丑看死了……”

喜鹊崖的村民们，蜗居在僻远而古老的小天小地里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艰难地为嘴争命，艰难地打发日月……

呼啦一下就转了乾坤：田土到了户，后山又碰起小煤窑……当下就富得流了油。穷够了的山民们，还真有点土包子开洋荤——舍得花钱：穿皮鞋、挂手表、买电视、置办穿戴……一心要把日月盖住城里人。这小小的喜鹊崖，居然荡漾着80年代的新气息。可是，在一块醒目的墙壁上，赫然就用石灰水刷上“天下太平”。一时间又使人迷惘起来：怀疑眼下是唐朝中兴？还是乾隆盛世？但随之就听见谁在唱“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……”可是，一夜之间，你又发现村子里那棵说不上年代有多么久远的老槐树上，贴着：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我家有个夜哭郎……”有时刮来旋风，连念书的娃们也知道站下来，狠狠地唾三口，并念念有词：“呸！呸！呸！送你这黑老鬼……”喜鹊崖的山民们，至今笃信鬼神。信鬼的同时，口里说着时新话：五讲四美啦，文明礼貌啦什么的。可是张家二小子上完中专，留在省城工作后，村民们恭维人家老子却这么说：“你家风水好，娃娃总算吃上‘皇粮’，挣上‘俸禄’了……”可是呢，当一群一群的鸟雀，流星般慌慌扎进北面山岗的丛林时，夜幕就低垂下来，喜鹊崖的山民们，拖大拉小，去享受城里人也不过如此的现代化——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。毕竟节目的时间太短了。眼见得天光还早呢！吃饱、喝足、野惯了的山汉们，并不急着去钻被窝。憋得浑身痒痒时，便做些有天没日头的事：要么揣人家女人大腿，要么围起来赌钱。再无聊时，就看狗咬架、猫上树……总之，一件屁大事，都会轰动整个喜鹊崖。

眼下，就发生了一件顶顶有趣的事，热闹得差点没把喜鹊崖抬起来——

你听那吆三喝四的呼叫声：

“赶急吧——县里来的下乡干部把狗吡弄走了！那个猴二子的媳妇把他告下了！……”

“爷爷家，那个鬼！莫不是摸揣人家惹翻了脸？爷爷家，人家两口子可都是在外头吃‘皇粮’的人哪！活该他碰上马蜂刺……”

“快些，紧赶去看吧——……”

脚声更稠密起来，夹杂着喧哗、笑语。乱纷纷朝那住着下乡干部的小院里涌来。转眼来了许多人，抱娃的、端碗的、还有大肚婆姨……

窑里很难再挤进去，便爬窗台，上鸡窝。仰着脖子往窑里瞅，果然瞅见明晃晃的电灯下坐着三个人：下乡干部、狗吡、猴二子的媳妇。人们细碎地咬了一起耳朵后，才知道狗吡并没有摸揣那媳妇。而是为了一件顶没价值，最让人叫不起兴的寡淡事——狗吡私拆了那媳妇一封信！当下，喜鹊崖的山民们失望透顶：“寡得疼哩，这也值打官司？”便走掉一些人。更多的人却留下来，想看看这寡淡官司到底能审出什么花，什么朵。反正是回去也不瞌睡。

眼下，那个媳妇——那个面皮白净细嫩，梳一蓬鸡窝头，穿一身米色套服，屁股瓣绷得紧紧的年轻俊媳妇，正坐在一把钢管、胶木折叠椅子上。说是二十五了，看上去也仅二十一二的样子。

她是第一次到夫家来。先时，和猴二子同在一个学堂念书，两人就恋上爱。如今都在省城吃“皇粮”。

婆母病了，猴二子便回来。时间久了时，她害相思，就写来信，不知怎样一来，信还未到，她竟抢先回到家。信却落到狗吡手，居然就撕了封，而且当众地念了。妈哟！那信上有她写给猴二子的私房话呀，岂不让人们拿到笑柄！她羞愤了，火悻悻找见那个拆信人，板起红脸蛋：

“你，懂不懂法律？……”

如果，那个拆信的山汉，当时能软下话来认个错，不那么嘻皮笑脸无所谓，那个队长，也不是那么笑笑咪咪不当一回事，她也不会一怒之下找下乡干部去告状。私拆别人信是宪法所不许可的，他下乡干部不能不管。于是，她如今俨然端一副原告的模样，理直气壮的坐在椅子上，头歪向一边，嘴撅得尖尖的，等待县里干部裁决。

下乡干部就坐在条桌旁。正在笔记本上写什么。这是个中年汉子，人都叫他老郭。额宽脸方，圆豆眼。穿一身警蓝干部服。在县司法局当主任。既然自己下来是检查落实“文明礼貌活动”的，自己又是司法局的，那么，这场拆信的官司，自然推卸不得，裁决一下也是份内之事。

“吃过饭，把那个拆信的人叫来。”他对那个串脸胡子的队长这么吩咐。

现在，那个拆信的人，就坐在离他不远挨墙放着的一条宽宽的条凳上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山汉。胸前隆起雄健的疙瘩肉，四肢粗壮如檩。这样的身坯，以前只披挂褴褛。如今他有了钱，居然抖起来，穿涤纶、三合、华呢之类。眼下穿在身上的是质地尚好，款式也入时的涤良裤褂。却把上衣拧成细细的一股，一抡，搭在肩上。裤脚也胡乱挽起来，皱皱巴巴夹在腿弯里。这就很煞了风景。脸是紫膛色的，油亮。一

双机灵的小眼睛，常常就细眯起来，显得诡计多端和不知忧愁。现在，他正眯着眼瞅老郭，脸上隐约现着嘲讽。他觉得这个“圆豆眼”没水平，大不该为这球大的事兴师动众。他全然不当一回事，抽完一只烟后，就把自己那带日历的电子表从腕上抹下来。

他带表并不为看时间，作用就像女人手上的银镯子。常常就丢给哭闹不休的孩子耍。这不，耍坏了。上面的洋码码看不见再忽闪。此时，他剔尖一根火柴棒，垂头耷脑细心地整治起来，丝毫不考虑眼下自己是一个待审的被告。

老郭写完什么后，就挺直了身躯，一副就要开庭的神气。弓起手指头，把桌子“笃笃笃”地敲响。有人自动维持秩序：“不要聒吵了，里头要问话了。”纷乱的嗡嗡声由里而外渐次偃息下来。

审问开始，老郭让原告报一下姓名。

“张卉芳。花卉的卉，芬芳的芳。”原告礼貌地欠欠身。

老郭点点头，记下来。又问被告：

“你呢？”

“……”他压根没听见，只顾低头摆弄他的电子表，一点没察觉“圆豆眼”在瞪他。只是听见窑门口有人喊：“把你那死骷髅抬起，问你话呢！”他才嘻皮笑脸扭过身子来。

“姓名？”老郭又问了。

“狗吡。”他爽利地这么答。“圆豆眼”兀地一瞪：

“严肃点好不好！”

他困惑地眯眯眼，脖子一拐：

“就叫狗吡嘛……从娘肚子出来叫到如今了。”

首先是那个媳妇勾下头，同时就蹙一下眉毛，脸上却生出怜悯。但并不向狗呔看一眼，思索一下什么后，就甩一下头发，将脸板得平平的。老郭却使劲抿住嘴，分明想笑。心里话：“他那爹妈咋搞的，怎么起这样一个难听的怪名字？”

唉唉！在这遥远的喜鹊崖，谁的名字又动听呢？

喜鹊崖的田土，不长财富，只生贫困。贫困到给孩子起不来一个象样的名字。

“狗……”老郭捏住笔，一时吃不准是“亲”？还是“侵”？便又问，“哪个‘qìn’呀？”

“这都不知道？……吐的意思，就是说，狗都不想吃，吃了又呔出来，就是那个‘呔’字。”说完就扮一下鬼脸……

轰地，里里外外响起一片笑声。

老郭不笑，把名字写好后，又板着脸子问：

“是你拆看了这位女同志的信？”

“是哩！”挺一下胸，一副勇武气概。那神情好像打死老虎的不是人家武松。

这自然又叫人发笑不止。

但老郭却使出声威了：“笑什么？这也值得好笑！”

一下子大家又静悄悄了。有人缩脖吐舌……老郭又落下一笔后，再瞅住狗呔：

“说一下过程！”

“过……程？”狗呔觉得迷惘，连连眯动小眼睛。

“对，过程。就是说信从哪来，你如何拆，谁见来，你念给谁听来……这前前后后你细细讲一遍……”这么吩咐完后，老郭燃起一支烟。

“行咯！”狗吔慨然应允，喜滋滋的，好像他是劳模，就要给大家报告他的勋业似的，脸上挂着得意的光彩……但一下又忸怩了，作难地搔着后脑把子。他实在担心自己讲不周全、讲不细，或漏掉什么。于是，便不急着开口。使唤一只手托住下巴颌，眼珠一翻一翻地盯住窑顶，认真地把事情思索起来……

事情呢，就发生在今天：吃午饭的时辰，他从北岗扛回来一捆柴，走到村前的坡根时，恰恰遇上那个推着绿车子的年轻邮递员。常来常往的惯熟人，既然他不打算吃饭后再走，就乐得替他顺便把邮物捎回来。年轻的邮递员，交给他一卷报，一封信。就掉转车头，一跨，风快地走了。

他呢，一个心眼在那信上了。

说来你也许不信，看别人的信件对喜鹊崖的人来说，是一件顶顶平常而又有趣的小事。向来是谁先抓住谁就拆，拆开就念给众人听，除非自家不识字。先睹为快嘛！

狗吔认出信是寄给那个“吃皇粮”的猴二子的，从省城寄来的。一时像得了宝贝似的，喜不自胜。压在肩上的柴禾似乎轻了许多，那条瞪眼坡，毫没费去许多力气就爬上来，到了那棵老槐树下时，见聚着许多人，便身子一仰，扔下柴捆。挤眉弄眼，把一个用木碗吃饭的小女女叫过来：

“女子！快去吧，叫一下猴二子，就是在外头挣票票的那个猴二子，就说有他的信……”

小女女摆动着老鼠尾巴似的小辫子，挺挺地走了。狗吔便高高的晃一下信，打一声山呼：“唔——看信喽！”

像听到号角，老槐树下又聚来好些人，端着碗，一个个看把戏似的，涌涌地围过来，仰脖咧嘴：“快点拆，快点

念——”

狗吡嘻皮笑脸地跃上一块高处，先用袄襟除掉胸前和额上的汗渍。“嘶”地一声就拆了封，吹喇叭似的，嘴对住封口，腮帮一鼓，扁着的牛皮封兀地膨胀起来。他款款地把信笺夹出来，诡谲地挤挤小眼睛。响亮地清一下嗓门后，就正经八板念起来……时不时就碰上“拦路虎”，于是便不能爽利地念下去，不免吭吭吃吃。有人说他是瘦狗拉屎，要换一个人念，他偏不，愈发地朗起声来：“……一日不见，如三秋……秋……秋分（兮）？”

“不念‘分’，念‘兮’。”一个上过高中的后生这么纠正。狗吡愣愣想一下后，就拐人家一脖子：

“滚得远远的，‘秋分’是节令，‘秋西’算什么？还高中生呢！”他不容高中生再争辩，摆一下手，“先不管他，秋西’‘秋东’，听下面的。”他又念了：

“相思最使人、消瘦……我又不能不相思。盼……归。最后，让我久久地……久久地……”他又碰上“虎”，困惑地搔着脑壳子，“久久地什么你呢？……唉，洋学生，口字边一个‘勿’字，念什么？是不是念‘咬’？久久地咬你吗？”

“扑嗤——”高中生抑住笑：“不是‘咬’，念‘吻’。”

“吻？”

“吻。”

“怎讲？”

“亲的意思。”

“亲嘴的亲吗？”

“是哩。”洋学生红红脸。

“……”他惊怪地支愣起小眼睛，兴味盎然地品味儿，“吻？……吻？”品着品着，就兀地缩了脖，像喝了醋精。张嘴、吐舌、翻白眼……骤然怪叫一声，“酸哪！……”

哗一下，老槐树下响起爆豆般的欢笑声……

这期间，那个“吃皇粮”的猴二子匆匆赶来。没顾上抹掉嘴角的米花儿，凉鞋的带子也没系好，尾巴似地朝后翘着。他已知道有媳妇的一封信要来。也想到这里的乡俗。他当年就不止一次地拆念别人的信。总以为那不合时宜的陈规旧习已过去了，便不为意。可是，那端木碗的小女跑来告他取信时，首先是当娘的扔了舀饭勺，笑着说：“快点去，一准拆看了。”他才慌慌失失放下碗，慌慌失失地跑来。然而，信已示众！他约略露出惊愕。可那狗吠，那该死的狗吠，竟扯旗放炮叫起来：

“二子——吻，吻了吧？吻是啥滋味？……叫你那洋媳妇给咱那憨婆姨传传经，让孩他娘也吻、吻咱一口，开开洋荤哪……”

哈哈！人们愈发放肆地笑起来。

猴二子红着脸，虽然被戏耍的狼狈不堪，却不恼火，他不能苛求自家的乡亲故友。

可是，他的那个屁股瓣一楞一楞的俊媳妇，挺挺挺地跑来了。见自己的隐私已被抖落在光天化日下，惊愕得差点没咽了气。白嫩的脸蛋上，燃起火烧云，一把抢来自己那被公开了的信：“太不可思议了！”她气得牙根痒痒，愈想愈觉得可恶，太可恶！于是又重重捣一下脚后跟，扔出一句最最恶毒的话：“太原始了吧！”之后，就愤愤地甩一下头发，两片薄嘴唇尖尖地噘起来，状如桃花苞。

“桃花苞”并不能截止“原始”的泛滥。那些鲁莽的山汉们，可着喉咙眼把她的那个“吻”满世界地张扬开来：“吻啦！唔——吻啦！”女人们的窝里又逮住了新笑柄，“叽叽嘎嘎”，像狂泄的山洪，足以把喜鹊崖抬起来。

她羞得脸上挂不住，一怒之下就告了状。

这样一来，狗吡就倒了运，晚饭刚吃完，就被弄来问官司……

事情就这么简单，也寡淡之极，为寡淡的区区小事问官司就不能不叫人好笑！

狗吡眯动着捉弄人的小眼睛，饶有兴味地把事情讲一遍。边讲边扭鼻歪嘴扮鬼脸，不时引逗人们轰轰发笑。

“是哩，是这么回事。”门口有人作证。那个媳妇扭一下脸，也没辩驳。

老郭觉得狗吡不是胡诌，便匆匆地把口实录下来。然后又把指头“笃笃笃”地敲响，待里里外外的絮絮絮语宁息下来后，又接着把官司问下去：他让他谈一谈动机——当然要问动机，因为这关乎着案情的定性问题。

“动……机？”狗吡翻翻眼珠子，他一时没弄懂“动机”为何物，“我，我没动过谁的鸡（机）呀！”

“放老实点！”老郭又动了声威。

“动？……”狗吡作难地斜着眼搔胡采，依旧困惑莫解。那个站在门口的高中生替他解围：

“意思是问你为什么，为什么要拆看信？……”

“为啥要？……”他诧异起来，想笑，觉得话就不该这么问，便又拐那高中生一脖子，怨声怨气地说：“把他的，这不是白糖开水话吗！那你为啥要吃饭？还不是想呗！我看

信，当然也是想看呗……”

这不是耍花招吗！……但老郭一下想到：也许他有顾虑。觉得有必要耐下心来交待一番政策——也不过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什么的……

正讲着时，忽地一暗，那本来就不雪亮的电灯泡，骤然就光华顿敛，只剩折回着的腥红一丝。很快地再弱下去、弱下去……直到泯灭。但很快的，一个用墨水瓶作成的煤油灯，又摇曳起如豆的黄光……这期间，又走掉一些人，觉得今晚的官司叫不起劲儿，再看下去未必会有趣。何况身子也乏乏的了。明天还得早起，到北岗砍柴、往南坡送粪……

天光已不早了，就要交夜了。老郭决计抓紧时间审下去……正要问什么时，忽然又从静夜的远处隐约传来一个女人的呼叫声，好像站在天的那边，声音遥远而飘渺。黑黢黢的夜色寂然如死，只留那凄婉而苍凉的呼叫声：

“四女哎——俺孩回来呀！……四女哎——俺孩回来呀！回来呀……”

这分明在招魂！

悠长的招魂声在阴森的夜里摇曳，令人发毛、惶怵。除老郭和那媳妇外，一个个都失魂落魄的立直了眼睛。大气都不敢出。似乎看见了北岗脚下那片坟地里一明一灭的绿光，魑魍鬼魅正在天庭张牙舞爪……便毛骨悚然了。脸上罩着恐怖，头发也一根一根竖立起来……

突然地，那死不了的狗吠厉声怪腔地呼叫了，像被狼咬住了脚后跟，恐怖而尖利，尾音也尖尖地扯上去：

“鬼！鬼——”

呼啦一下，女人们像突然受了惊吓的马群，洪峰般地朝

窑内涌来，杂乱而惶恐的脚步声，突然而起，又突然而落……一个个面色如土了，半天才转过神儿来。像侥幸脱逃出虎口那样，总算松下一口气。却余悸未除，一面捂着狂烈跳动的胸口，一面抖抖地打着寒噤，纷纷抱怨狗吡是：挨千刀、狗不啃、狼不吃……

那个无神论的俊媳妇，是那么样地啾住这些惊魂未定、愚呆而神圣的山民们，心里觉得沉沉的……

狗吡子却没事人一般，脸上绽着恶作剧的满足……

老郭气坏了。火气十足地摔一下笔记本：

“你搞的什么乱！嗯？交待你的问题！”

这样的，气氛又转了过来。

“我……我有啥问题？”狗吡噤着嘴，喃喃呐呐。

“动机呢？”

“动？……”他掀掀嘴唇，却答不出话来，把脸一扭，歪葫芦似的拧一个怪相。差没引动得人们又笑出来……他竟然先笑了，“嗤——”刚笑出一半，就看见一双火爆爆的“圆豆眼”，一急之下，慌着扭住鼻子，这才抑住。

这算什么态度！他思想上居然没一点压力！还笑呢？……

“你还有脸笑？”老郭声色俱厉起来，“你已经犯了法知道不？你侵犯了这位女同志的人身权利……”

狗吡像挨了蜇，显然是误会了老郭的本意。于是便惶恐地涨红了脸，急着辩白：

“我，我可没有挨碰过她的身子，我……”

“老实些！”老郭虎着脸。

狗吡愈发地急了，便站起来，就要哭的样子：“老……

老天爷在上，我又不是没老婆，鬼才打过人家的主意，谁动人家一指头谁不得好死，天理良心……”

天哪，他说些什么呀！“哐——”人们笑得前仰后合……那俊媳妇咬住嘴唇，哭笑不得……

老郭却铁青了脸，他认定狗吡又在耍花招。于是就叉开五指，“叭”地一巴掌捂在桌子上，险些没摔折了手指头：

“胡搅蛮缠！”

像骤然听到雷，狗吡陡然一抖，他被镇住了，虽不服气地翻眼噘嘴，到底蔫蔫地垂下了那颗硬脑壳。任凭老郭再问什么，他都缄口不语，嘴片子像铁焊住似的，谁也别再想撬开一道缝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不打算认错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要顽抗到底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是问你！”断然一喝。

狗吡依旧不理——岂止是不理，索性豁上了：气汹汹把电子表往腕上一套，顺手又脱下一只鞋。这是三接头的牛皮鞋。他把鞋脱下来，不思谋老郭的问话，却把手塞进鞋洞里抠，然后刷地一抖，果然就抖出许多零零碎碎来。顿时一股恶臭味满屋子弥漫开来……能熏死人！

嘿地，老郭站了起来，他没法再忍耐了，这分明是挑衅嘛！他认定坐在他眼前的这个宝贝是“山核桃”，非得砸着吃不可了。本来他只打算教育一番，让他向人家卉芳同志赔个不是就了事的，虽然是触及了“刑法”，但只要态度诚恳，也不一定非得承担法律责任。而他，竟如此顽劣，这是

无法叫人再容忍了……于是，他便双手端住腰，火冒三丈地在地上趑了三个来回。猛地停住，胳膊“刷”地一伸，狠狠指住狗吡的鼻端：

“我，再给你最后一个考虑机会，知错认错，咱算拉倒了事。如继续顽抗……你听着，明天早上你来时就带上铺盖卷，准备进城蹲班房……眼窝都别瞪，难道宪法没学过？私拆看别人信件是载入刑典的，按照法律要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……”老郭噤噤啪啪说到此，骤然顿住，挥一下手，

“好了，这事今天就到这里，回去好好思谋思谋，何去何从，自己选择，散吧！”

像爆了一颗炸弹，窑里窑外一片寂然。狗吡呆了，所有的人也都呆了。这些喜鹊崖的山民们像被击懵了似的，一个个愣眉愣眼，面面相观而不知该作何语……

这时，那个俊媳妇，很懂礼的站起来，问老郭她是不是可以走了，老郭点头允许后，她便心事重重地忧忧虑虑出门而去。接着是狗吡子垂头耷脑走了出来，其他的人们也相继散去……

于是，静了的村道上，又响起杂乱的脚声，拌和着窃窃碎语……

今夜的喜鹊崖不平静！好些已经暗了的门窗上复又漏出点点灯火……

人们睡意全无。为刚才的那件事搅动得心绪不能安宁。觉得狗吡子这场官司吃得屈！不就为一封信吗？可多年来，喜鹊崖兴的就是这乡规呀！在这一方天地里，没有人想到拆看别人信是不可以的。谁抓到信，谁就神仙似的被大家崇着、围着。收信人也被叫来站在人群里，满脸溢着笑。那神